

■馆藏拾粹

上海博物馆馆藏虢国吉金赏析

张娟



图一



图二



图二铭文



图三



图三铭文



图四



图四铭文

图五铭文



图六



图六铭文



图七



图七铭文



图八



图八铭文

图九铭文



图九



图九铭文



图一〇铭文



图一一铭文



图一〇



图一一

虢国是两周时期重要的姬姓诸侯国，虢国国君多在周王室担任重要官职，政治地位极高。虢国又是一个军事强国，多次奉周王之命南征北战、东讨西伐，为周王室的巩固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。这些文物有的被深埋在虢国贵族墓地，有的出土后，经多人辗转收藏，最终仍回归到博物馆中。上海素来享有全国收藏半壁江山之美誉，上海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青铜器，其中数件虢国有铭铜器跻身其中，今介绍如下，以飨读者。

虢仲鬲(图一)

西周晚期器，吴清涛先生捐赠。高13.2厘米，口径18厘米，重1.89千克，口沿外折较宽，束颈，浅腹下连蹄足。腹部饰对称卷体龙纹，龙的头部甚大，体躯向前卷曲，龙爪已到达器足的上部。口沿内铸铭文一周十六字：“虢中(仲)作虢改尊鬲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中即仲，为排行，虢仲是作器者。改，古姓。虢改应是嫁到虢国的改姓女子，是器物的所有者。这是虢仲为他的改姓妻子作器。1991年虢国墓地虢仲墓出土了4件青铜鬲，与此铭文基本相同。器盖、器内底有相同的铭文14字：“虢中(仲)乍(作)虢改宝鬲，子子孙孙永宝用”。鬲与盥之铭文相类同，器物纹饰都是西周晚期的典型风格，应为同人同时制作。西周晚期的虢仲还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藏虢仲盥盖，铭文云虢仲与王南征，伐淮夷。还见于公臣簋，铭文云“虢仲令公臣司朕百工”，也就是虢仲命令名为公臣的家臣，管理虢国的各种手工业。这里的虢仲是西周晚期有名的人物，时任周厉王的卿士，辅佐厉王南征淮夷、酿成国人暴动，被史书称为嬖臣，其字虢公长父，死后谥为虢厉公。

郑虢仲盥鼎和郑虢仲簋

郑虢仲盥鼎(图二)，西周晚期器，李荫轩、邱辉捐赠。高21.7厘米，口径23.7厘米，重3.06千克。口折沿，立耳，深腹圆底，蹄足，足内凹凹陷，能见到留存陶范。腹上部饰重环纹一周，大小相同。腹内铸铭文三行十九字：“莫(郑)虢中(仲)盥(簋)用作且且(祖)文考宝鼎，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此鼎铭文简单，记郑虢仲为祭祀父亲铸造祭祀的鼎。

郑虢仲簋(图三)，西周晚期器，高25厘米，口径20.7厘米，底径19.8厘米，重5.5千克。有盖，盖面上隆，顶设喇叭形握手，器身口微敛，鼓腹略微下垂，圈足下置三兽首弯足，呈折曲状，腹两侧设兽首形耳，耳下有方形垂耳，器身整体饰数周瓦纹。器身、盖同铸铭文四行二十三字：“佳(唯)十又(有)一月既生霸庚戌，莫(郑)虢中(仲)作宝簋，子子孙孙永(及)永用。”器身铭文最后一句将子误写作孙，成为“子子孙孙永用。”

铭文中的“莫”作地名时，可写作“郑”，而莫井、莫虢、莫姜中的“莫”亦是指地名，与“王在莫”中的“莫”指的是同一个地方“西郑”。西周金文记载“王在莫(宫)”者有5例，也记载着一大批在朝廷为官的贵族居住在莫(郑)地。传世有郑登伯鬲、郑登叔鬲、郑义伯鬲、郑井叔鬲等。西郑是西周时期的一个重要城邑，位于今凤翔雍城附近，其城市结构与丰邑和“周”地相似。郑虢是称其氏，仲是排行，私名念。虢氏是其大宗，随着虢氏家族的繁衍壮大，就会分族，小宗脱离大宗，产生新的氏，但是还保存着对大宗虢氏的留恋，于是就有了虢季氏、郑虢氏、城虢氏等分支。

虢叔簋与虢叔旅钟

虢叔簋(图四)，西周晚期器，高8.9厘米，口径23.6厘米，口横28.7厘米，底纵14.3厘米，底横17.8厘米，重2.82千克。敞口，腹壁斜收，下承圈足外撇，腹两侧设环耳。口缘及圈足饰重环纹一

周，腹饰宽阔的波曲纹，腹内底铸铭文二行十字：“虢叔作旅簋，其万年永宝。”这是虢叔为自己作器。

虢叔旅钟(图六)，西周晚期器，高9.4厘米，口纵23.6厘米，口横29.5厘米，重2.5千克。抓手宽大，四壁外坦，两侧设环耳。抓手及口沿饰重环纹，盖面饰窃曲纹。盖内铸铭文二行八字：“虢叔作叔股尊簋。”铭文记载虢叔为叔股作簋，叔股身份不明。此器仅存一盖，铭文与前述虢叔簋不同，应是另一组器。

虢叔旅钟(图六)，西周厉王时期器，孙鼎、景俊士先生捐赠。高53厘米，舞纵18.4厘米，舞横25.4厘米，鼓间20.5厘米，钲间29.8厘米，重28.6千克，传陕西长安河嘴出土。整体呈合瓦形，甬部饰环带纹，舞部饰变形夔纹，篆间饰窃曲纹，鼓部饰对称相背式的夔龙纹，鼓右饰一小鸟纹。据记载共有七件，他器铭文与虢叔旅钟，唯此钟甬部铭文的第一字“虢”“秉”“败”“御”四字皆缺，起首为“叔旅曰”，故名旅钟，现与其他铭的钟相校对，可以补缺，完整的铭文应有九十字，而此钟甬部和鼓左铸铭文九行八十六字，铭文大意为：虢叔旅说，我的伟大显赫光荣的父亲惠叔，秉持美好光明的德行，服务于周天子，得到无尽的好处。旅要以父亲的威仪为榜样，同样勤奋地为天子效命，而且也得到了天子的奖赏。旅要报答天子给予众多的好处，因此铸造了这一夔和谐的编钟。光荣的父亲庄重地在天上，庇佑下界的子孙，当编钟叮叮咚咚敲响的时候，就会给旅从天而降许多福祉。旅的后代子孙永远宝藏这些钟，用来祭祀祖先。虢叔旅钟除上海博物馆藏一件外，故宫博物院、山东省博物馆、日本书道博物馆、泉屋博古馆各藏一件，根据西周晚期编钟的组合规律，虢叔旅钟完整的一组应该是八件，另外三件不知所踪。

虢叔旅钟为西周晚期器，具体地说是周厉王时。虢叔旅又简称虢旅，见于现藏日本的鬲攸从鼎。鼎内铭文记述了鬲与攸为争夺田地而发生诉讼的事，周王让虢旅处理此案，可见虢叔旅的职务较高。此时，在王室任职的是虢仲，他们二人应是兄弟关系。我们认为虢叔旅中的虢叔也就是虢叔簋中的虢叔，两者是同一个人。

虢季氏子组簋盖(图七)

西周宣王器，高9.4厘米，口径24.3厘米，重2.85千克。传陕西凤翔县出土，仅存一盖，与此同铭之器尚有一鬲，藏故宫博物院。盖顶设圆形抓手，抓手的颈部饰一周重环纹，内饰卷龙纹，盖边缘饰S形凸目窃曲纹，盖内铸铭文四行二十字：“虢季氏子(组)作簋，其万年无疆，子子孙孙永宝用享。”同铭之簋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院藏一件。这一时期属于虢季氏家族的传世铜器还有虢季子组鬲、虢季氏子组鬲、虢季子组鬲、虢季氏子组盥、虢文公子段鬲、虢季氏子组鬲、虢季子白盥等。总体看，这些器物符合西周晚期器的特征，虢季氏子组和虢季氏子段、虢季子白生活的时代接近，三人是同族兄弟。

另外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些其他诸侯国铜器，尽管不是虢国铸造的，但是却与虢国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反映了两周时期虢国的婚姻外交。

齐侯匜(图八)

西周晚期器，沈同榭、顾榴等1951年捐赠。高24.7厘米，全长48.1厘米，重3.42千克。器身如椭圆形瓢，前端宽流高高昂起，后端执整作蛟龙探水状，通体饰较密的瓦纹，底的四足同样以龙为形，俯首曲体承载匜的器身。腹内底铸铭文四行二十二字：“齐侯作虢孟姬良母宝匜，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这是齐侯为其夫人虢孟姬的女儿良母作宝匜。它形制硕大，魁伟庄重，极其稳健，是青铜匜中的王者。上海博物馆还藏一件虢姜辅，铭文8字：“虢姜作甫(辅)其永宝用。”虢国墓地一座被盗墓葬出土追缴回来15件青铜器，均有虢姜作器字样，证明有姜姓女子嫁

到虢国，这些姜姓女子极有可能也来自齐国。虢为姬姓，齐是姜姓。齐是东方大国，虢齐两国联姻，显然出于政治需要，为了维护彼此的政治地位和利益。

苏甫人盘(图九)

西周晚期器，李荫轩、邱辉捐赠。高14.4厘米，口径42.7厘米，底径33.8厘米，重6.83千克。口折沿，浅腹，圈足外撇，腹两侧设附耳，耳内侧有两个小横梁与盘口相接。腹部饰C形窃曲纹，圈足饰并列式的鳞纹，耳饰鳞纹，大小鳞瓣相间。腹内底铸铭文二行九字：“苏甫人作姪改襄盥。”此盘是苏甫人为其姪女所作之盥器，也就是嫁妆。《通志·氏族略》：“苏氏，己姓。”与苏甫人盘同铭之器尚有一匜，应该与此盘为组合关系，记录在《三代吉金文存》中，器铭云：“苏甫人乍姪改襄盥匜。”可惜器物已经不知所踪。

1957年，虢国墓地M1820出土的一件青铜盘与此有关。铭文云：“虢姪改作宝盘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据M1820出土器物及“苏貉乍甫”铭文判定，墓主为女性，应是嫁于虢国的苏国女子。虢姪改盘铭的“虢姪改”就是苏甫人盘、匜的“姪妃”。因为虢器与苏器同出一墓，而该盘与苏甫人盘、匜的人名又相同，说明盘、匜是苏甫人为姪女改襄作的盥器，而M1820出土的盘则是苏甫人的姪女改襄的自作器。上述器物说明虢国与苏国世为婚媾，自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。另有传世青铜器虢姪改共三器，上海博物馆藏的铭文证实了虢国与苏国的联姻关系，其铭云：“虢姪改作改母盥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虢姪改是苏国的国君夫人，是虢改的母亲，这是她为出嫁到虢国的女儿作盥器。可见，同朝为官的虢、苏两国国君，充分利用了婚姻关系，建立了长久的政治联盟，既巩固了姬周王朝的统治地位，也保证了两国的权益。

遣叔吉父簋

西周中期器，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(图一〇、图一一)。其一高19.6厘米，口纵16.5厘米，口横24.8厘米，底纵17.2厘米，底横24.6厘米，重5.16千克；口略敛，有盖，盖顶四隅设矩形方块，口置为一长方盖。腹部略鼓，两侧设螺旋形角首耳。下承圈足，每一边中间都设长方形缺口，形如龙首耳。盖缘及器口沿各饰窃曲纹，其余部位作瓦纹。器盖同铸三行十六字：“遣叔吉父作虢姪旅须(盥)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这是遣叔吉父为他嫁到虢国的女儿作盥器。遣叔吉父传世共三器，上海博物馆藏的另外一器，缺盖，高12.8厘米，口纵16.8厘米，口横24.4厘米，底纵17.1厘米，底横21.1厘米，重4.41千克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同铭盥一件，保存完整。根据西周晚期青铜器组合规律，完整的一套应该是偶数，至少为四件。虢国墓地出土的虢季盥和虢仲盥均为四件组合。遣为氏称，遣氏家族是西周时期一支显赫的异姓贵族，在朝中世代为官。西周金文中见到的有遣伯、遣仲和遣叔。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穆恭时期的青铜器再簋铭文记载遣伯、遣姬为禹作器。遣仲是穆恭时期的一位大臣，见于孟簋、孟孟、卣。孟簋铭文记载孟的父亲曾跟毛公、遣仲征伐东夷的“无鬻”，立下战功。孟孟铭文记载遣伯与井伯、荣伯、尹氏、师俗父等人跟益公一起传达王命，赏赐给师永田地一事。遣叔见于西周中期的小臣簋(易口簋)，记载遣叔赏赐近侍属吏小臣三户奴隶，遣叔鼎记载遣叔为自己作旅器。可见遣氏家族是西周中期地位尊崇、势力强大的世族，既是军队的统帅，而且在朝中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。

总之，虢国的青铜器及其铭文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，填补了虢国历史的一些空白点，见证了虢国为周王室做出的巨大贡献，记载着虢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婚姻、祭祀等重大礼仪活动。散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虢国青铜器，无疑成为探索两周文明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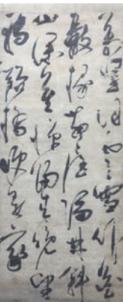
墨海遗珠

——咸阳博物院收藏的四副重要书法作品

李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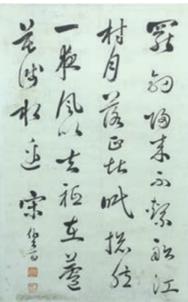
图一



图二



图三



图四

咸阳博物院收藏的四副书法作品，堪称精品，且从未公开发表，本文对这四件作品及各自的作者介绍如下。

马理“昔在上古”八条屏(图一) 马理(1474-1556)，字伯循，号谿田，陕西三原人。明朝正德九年(1514)进士，先后任吏部稽勋司主事、员外郎、考功郎中、南京光禄寺卿等职。明朝中期著名的理学家、经学家。继承北宋“关学”宗主张载敦本尚实、经世致用的关学学风，是关学支脉“三原学派”的重要人物。

这组马理行书八条屏，纵165厘米，横45厘米，内容选自朱熹《周易本义》卷末《五赞》之“述旨”。其中两条因残缺修复过，颜色与尺寸较旧裱有差异，其他六条均为原裱。其书法沉静雅致，藏而不露。其中“存亡进退，阳降飞潜”一句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发行的朱熹《周易本义》中为“存亡进退，阴降飞潜”；“钻仰身，奚渊奚究”一句应为“钻仰没身，奚渊奚究”，漏掉了“没”字。

马理的书法手迹所传甚少，像八条屏这种大规格的作品更是难得一见。款识“嘉靖戊寅仲秋上澣”，据查，嘉靖年间(1522-1566)无戊寅年，应为笔误。引首“光禄寺”印，依据《明史·马理传》，马理分别在1531年和1541年任光禄寺卿，均任职不久即归，然而据此仍难以考证此作品的具体创作时间。

释文：
昔在上古，质民淳。是非莫利，利害不分。风气既开，乃生圣人。聪明睿智，出类超群。仰观俯察，始画奇耦。教之卜筮，以断可否。作为君师，开凿户牖。民用不迷，以有常守。降及中古，世变风移。淳洗质丧，民伪日滋。穆穆文王，身蒙大难。安土乐天，惟世之忠。乃本卦义，系此象辞。爰及周公，六爻是资。因事设教，丁宁详密。必中必正，如亨乃吉。语子惟孝，语臣则忠。钩深阐微，如日之中。爰及末流，淫于术数。佞曲成欺，黄裳亦误。大哉孔子，晚好是书。韦编既绝，八索以祛。乃作象象，十翼之篇。专用义理，发挥经言。

居者象辞，动察变占。存亡进退，阳降飞潜。曰毫曰厘，匪差匪谬。假我数年，庶无大咎。恭维三古，四圣一心。垂象炳明，千载是临。惟予小子，不本其初。文辞象数，或肆或拘。嗾于学者，既微且陋。钻仰没身，奚渊奚究。匪警流荒，匪识滋陋。维用存疑，敢曰垂后。款识：“嘉靖戊寅仲秋上澣”，“谿田马理”，铃印：“光禄寺”，“马理之印”，“谿田”。

方元焕“万里同云”立轴(图二) 方元焕(?-1620)，字晦叔，别号两江，明代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。其祖上系徽商，后迁居山东临清。方元焕存世作品寥若晨星，安徽博物院藏其七言立轴一副，西安碑林藏其手迹碑刻三通，山西沁水县柳氏民居藏其手迹四箴影壁一通。

此件作品为草书七言立轴，纵137厘米，横62厘米，曾于2010年前后揭裱过。因方元焕书法作品存世甚少，此件作品尤显珍贵，其书法和内容上显露出的洒脱和不羁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释文：
万里同云雪花，数椽茅屋隔林斜。山深莫怪归来晚，望转溪桥便是家。铃印：“两江方季子印”。首句中的“同”字较难辨识，经与陕西沁水柳氏民居的方元焕所书影壁中的“同”字比较，发现写法相同，从而确定为“同”字。《诗·小雅·信南山》中有“上天同云，雨雪雰雰。”朱熹集传有“同云，云一色也。将雪之候如此。”

康有为(1858-1927)，原名祖诒，字广厦，号长素，又号更生。广东南海人，因此也被称为“康南海”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康有为逃亡海外16年。其间他游历各国，研究各国的风俗、历史、社会政治制度。

康有为行书五言联：“高莽渺无界，嘉木多幽欣。”纵174厘米，横37厘米。上款“荏菴仁兄”，下款“康有为”。铃

印两枚：上印“康有为印”，下印“维新百日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万里”。

康有为“高莽渺无界”五言联(图三) 康有为1898年逃亡海外，出亡十六年，可推出印章为其56岁后所刻，这件作品盖此印章，证明是其56岁以后所写。作为56岁以后的晚期作品与中期作品相比较，也显出康氏晚年的含蓄与内敛。康有为曾于1923年来过陕西，到过咸阳、三原、泾阳、富平、兴平等地，期间写了不少对联赠人，这件作品印有可能为其来陕期间所作。康有为1924年初离陕，仅三年后去世。

该联改自晋陶渊明《庚子岁五月中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》之“高莽渺无界，夏木独森然”。原作为洒银熟纸，残成碎片，今经修复完整，复得真容。

宋伯鲁“罢钓归来”立轴(图四) 宋伯鲁(1853-1932)，光绪丙戌年(1886)进士，曾入翰林。字子纯，号芝洞，又号芝田。晚年又号钝里，陕西礼泉人。清末民初时期著名学者、书画家和诗人，精通书画、鉴赏与收藏，以诗、书、画称于世，被誉为“三绝”。

宋伯鲁在戊戌变法之前与康有为交往密切，戊戌变法期间支持并参与了康、梁为首的维新派活动。他以御史身份，多次代康有为上变法奏章。变法失败后，慈禧太后以“宋伯鲁滥保匪人，声名恶劣”的罪名，将其革职，永不叙用，不久又下旨通缉。宋伯鲁被迫更名赵体仁，匿居上海，期间一度流亡日本。

此件宋伯鲁七言立轴，纵86厘米，横30厘米，保存完好。内容为唐代司空曙所作《江村即事》，所书诗句与通行版略有差别，“罢钓”写成了“罢钓”，“纵然”写成了“搃然”。

罢钓归来不系船，江村月落正堪眠。忽然一夜风吹去，却在芦花浅水边。

落款：“宋伯鲁”，铃印：“匡伯鲁印”“丙戌翰林”。

在浩如烟海的书法作品里，以上四件堪称墨海遗珠。这些脆弱的纸质文物历经沧桑而保存了下来，经过重新修复、揭裱，使它们焕发了新的生命。